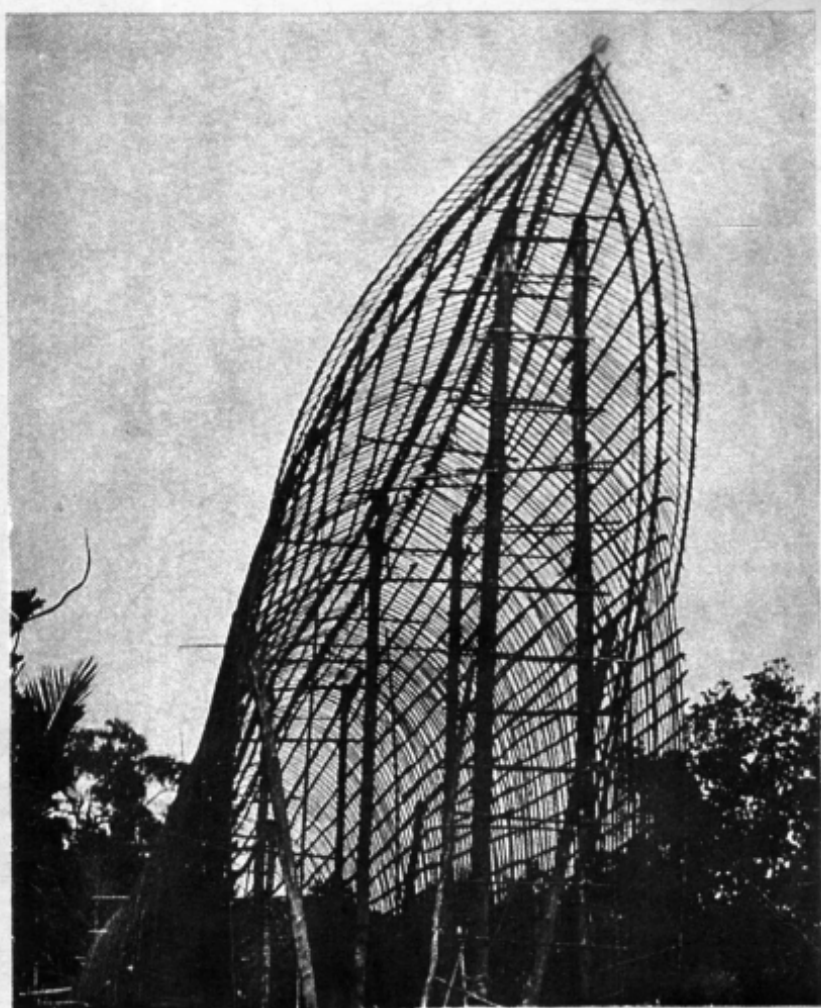




被建築史遺忘的建築

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

Bernard Rudofsky 著

林 憲 德 譯

成大建築環境控制研究室



成大建築環境控制研究室

TOTAL ENVIRONMENT ACTION GROUP

大佳出版社

被建築史遺忘的建築

沒有建築師的建築

無系譜建築之簡介

原著由紐約近代美術館出版

Bernard Rudofsky 著

譯者簡介：

林憲德

成功大學建築系畢業

日本東京大學工學博士

成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連絡地址：台南市成功大學建築系

TEL：(06)2361111轉618

被建築史遺忘的建築

定價 200 元

中華民國 76 年 3 月 1 日 初版



著 者 Bernard Rudofsky

譯 者 林 憲 德

發行者 大佳出版社 李雀美

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248 巷 19 弄 11 號 2 樓

電話：(02)7415696

郵 撥 05317897 大佳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2572 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被建築史遺忘的建築

(書評及作者簡介)

Bernard Rudofsky 在本書中，跨出了長久支配我們建築史觀的狹隘領域，並且以全世界性的現象來探討建築的藝術。爲了避免因地理和社會上的偏見而遮蔽了他所見到的建築全貌，他向我們展現了迄今尚未爲人所知、尚未被存疑過的社會的一瞥。他向我們呈現了美洲大陸上容納十萬人的史前劇場地區，以及住有百萬人的地下城鎮和村落（包括學校、辦公室和工場）等預想不到的現象。簡單地說，這本“被建築史遺忘的建築”引導讀者去了解社會共有形的建築，也就是非由專家而是由整個擁有共同文化遺產的民族，在其共有的經驗範圍內，以自發而且持續的活動所產生的建築。

這種“原始”建築之美通常一直都被認是偶然的產物而忽略掉，但是如今我們承認在原始建築美裏面，有一種由人類智慧所產生的藝術形態，獨特地適合於人類的生活形式。**Rudofsky** 博士確實將那些未受過訓練的工匠們思想和實用知識，視爲陷入渾沌都市的工業化人類，所擁有的未開發的靈感資源。他認爲：得自工匠的智慧超越了經濟和美學的範圍，無論從地域上或世界上的意義而言，它觸及了如何求生存、如何尊重他人生存以及如何與鄰人和平共存等非常艱難的問題。

身兼建築師、工程師和評論家的 **Bernard Rudofsky** 博士因其早期的著作而廣爲人知，他的著作以一種不落俗套的觀點頗富親切感。譬如：「衣飾是新潮嗎？(Are Clothes Modern?)」（揭開我們的衣着的不合理）、「日本和服的心態 (The Kimono Mind)」（非正式地介紹日本人的精神力）、「圖畫窗戶的背後 (Behind the Picture Window)」（比較了他所稱呼的“山姆叔叔的小屋”）等作品。

Rudofsky 受教育於維也納而定居於紐約，他從事多年的旅行以維持其高昂的精神力，其對於人們居住環境的經驗非常廣泛，由洞窟式住家到日本公寓中帝王套房

無所不至。他目前正以人類居住的角度，擴展他對於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建築物的研究。[譯註：Bernard Rudofsky 在 1958 年曾設計比利時布魯塞爾萬國博覽會的美國館。其他著作尚有：「人類的街道 (Street for People , 1969) 」、「令人驚訝的建造者 (The Prodigious Builders , 1977) 」、「不時髦的人體 (The Unfashionable Human Body , 1974) 』等]

致謝詞

此次被建築史遺忘的建築展覽，從 1964 年 11 月 9 日至 1965 年 1 月 7 日在紐約近代美術館展出。此展覽在近代美術館國際審議會的贊助下，受巡迴展覽部的委託辦理而成立。展覽會本身和發行刊物都由建築師和設計部顧問，也就是本書作者籌畫和設計而成。

爲了提倡對於非正式和未分類的建築物的研究，John Simon Guggenheim 紀念基金會和 Ford 基金會提供了本展覽會主辦者獎助金，以贊助本計畫的調查。這些獎助金的授予，承蒙下列諸位建築家的熱心推薦才得以實現。他們是 Walter Gropius、Pietro Belluschi、José Luis Sert、Ricard Neutra、Gio Ponti、丹下健三以及美術館長 René d'Harnoncourt 等出身於富有風土建築（Vernacular architecture）的國家的建築家。

本人由衷感謝以各種方式貢獻本計畫的各方人士。要感謝的人數衆多，無法一一在此致謝。其中，尤其對於巴黎人類博物館的 Renée Heyum 女士、紐約西班牙在美協會的 Ruth M. Anderson 小姐、Frankfurt 的 Frobenius 協會的工作同仁、以及 Washington D. C. 回教資料館的 Myron B. Smith 博士等諸位人士，特致以深深的謝意。此外，對於 Ellen Marsh 小姐在協助本調查之上所付出令人效法的耐心，在此一併致謝。本書中許多照片承蒙各界慷慨的贈與，特在書末註明其出處。

Bernard Rudofsky

譯序

這本名著出版於 1964 年，距今已有 22 年之久。本書出版不久已造成全球轟動，日譯本也在 11 年前出現。在本人留學的時候，就一直想翻譯此書，然而一直到今年才如願以償。然而本書的出現已是原文初版的 22 年之後了。22 年可不是一段短時間，台灣建築界的慢條斯理由此可見一斑。而造成這種落後的原因，除了台灣建築學術界普遍對這種沒有實用性的研究不熱心外，我想大概是國內治學態度有「偏食現象」吧！

我所謂的「偏食現象」，是指建築界除了對於歐美現代巨匠作品和中國傳統建築兩者有所關心之外，對其他文化的建築，不是嗤之以鼻就是無暇一顧。這種徘徊在「歐美現代思潮標準」和「中國建築道統」兩者之間的單線兩極現象，似乎支配了大部分台灣的建築界，好像是只要領悟了「歐美和中國」、「傳統與現代」等大道理之後，其他問題都可迎刃而解似的。針對這種現象，我認為本書具有其獨到的見解，就像本書前言中所期許的，希望能藉此去除建築界具有的「差別性」研究方法，並避免建築史成為一本「紀念權力與財富的建築師名人錄」。

本書所談的內容遍及全世界，其所附的照片和文字說明十分動人而且極具說明力，因此本書可說是一本「跨文化」、「跨種族」、「跨文明」的建築鑑賞詩集。從學術的觀點來看，這些生動的文辭，難免會招致一些誇大、不實的感覺；有時甚至會覺得作者對於風土建築，在感情上過分地吹噓，對於其負面效果並沒有客觀的評價。這方面的缺失，相信讀者在了解其以「去除文化偏見」為目的的本意之後，可獲諒解。

從最近國內外對於地方性、鄉土性以及未開發國家的建築，所付出的關心來看，這本 22 年前出版的啓蒙老書，似乎已漸收其「掃除偏見」的效果。然而代之而起的是擔心它蔚爲時尚，造成「物極必反」的困惑。我個人認爲，如果不採用科學方法，而以形而上的意識形態，盲目地追求風土性、鄉土性文化的結果，也會招來一種走極端的危險。相信讀者在了解本書的啓蒙意義之後，除了能從更客觀、更廣的角度來著眼建築研究之外，更應對於氣候、風土等地方條件，做更合理而健康的利用，如此方爲上策。

這本書原名是「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本因直譯爲「沒有建築師的建築」，也有人建議將之譯成「素人建築」（取非專業者的設計作品之意）。但是前者字義生硬，而後者之譯名太日文化，作爲書名似嫌不妥。後經多方賜教，有鑑於本書之原意，有喚起建築界重新認識素來所漠視的鄉野風土建築之目的，因此決定取其本意，而定名爲「被建築史遺忘的建築」，希望讀者能見此書名，而知其內容大要，以免去不必要之誤解。

爲了配合譯者其他出版物的統一，所以對本譯本的規格尺寸和封面設計稍作了修改。此外，本人特將書中的距離尺寸，由原著的英制單位換算成公制單位，以利國人閱讀。最後，要感謝陳嘉基學弟和陳榮輝助教，對於本書編排上的協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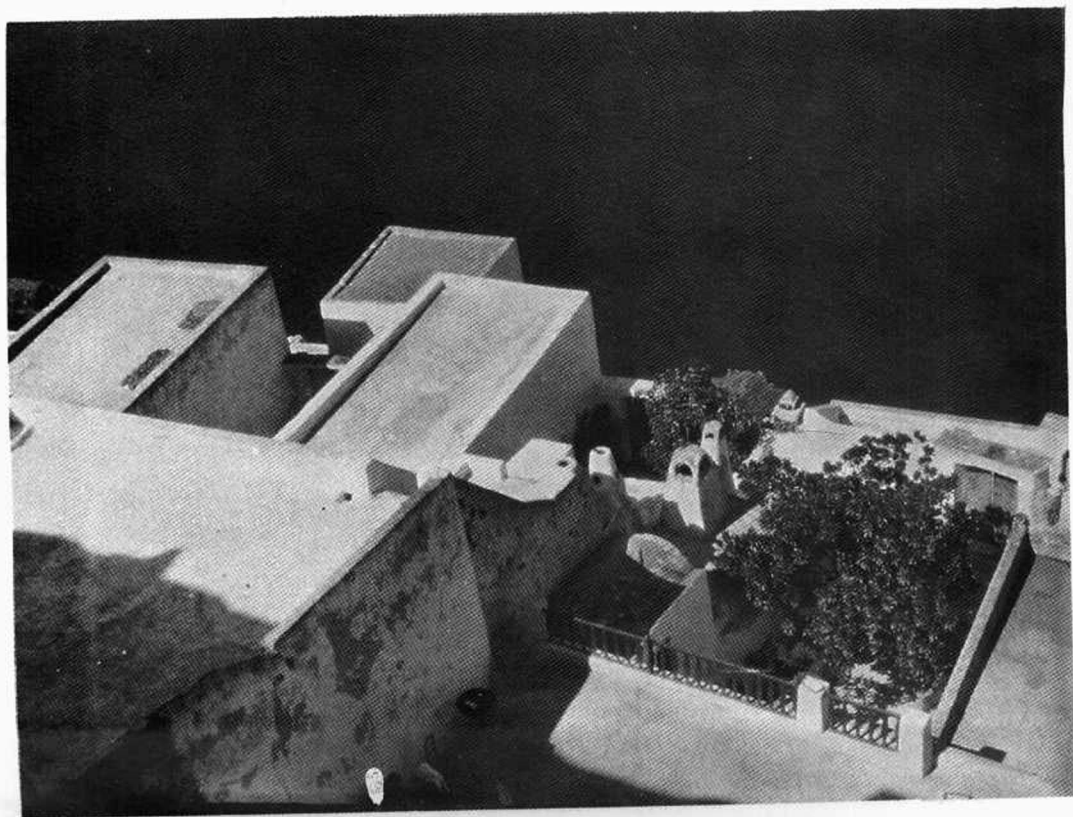
林 憲 德

於成大建築環境控制研究室
(TEA Group Studio)

1986 年 10 月

① 風土建築並不追隨流行。由於它完全符合居住的目的，使得它不但歷久不變，而且無需改造。一般而言，土著建築形式和其營建方法的根源早已無跡可考。圖①是地中海地區的典型住家。

①



前言

今天西方世界和所教授的建築史，只涉及一小撮的文化，而從來不關心其他文化。由空間的範圍來說，西方的建築史只包括歐洲和埃及、土耳其之部分延伸地區等地球的一小部分，這一小部分地區比西元二世紀歐洲人所知道的世界多不了多少。甚至在時間上而言，它在建築的發展上，常僅涉及近期的情況而已。建築歷史學家忽略了最初五千年的建築物，而只對我們顯示一個“正式形”建築的盛裝遊行行列。以這種方式來介紹建築藝術，就如同將交響樂團的出現推論成音樂的誕生一樣蠻橫無理。歷史家之所以將歷史最早期的建築物忽略，雖可被解釋成當時缺乏紀念性建築物（雖然此託辭並非令人信服），但是這種差別性的研究方法大部分起因於歷史家個人的偏見。此外，我們所知道的建築史也同樣具有社會層面的偏見。目前的建築史只像是一本紀念權力與財富的建築師名人錄；也就是特權階級爲了特權階級所做的歷史，它只是一本屬於特權階級的名詩選而已。它們所談的內容，不是真神上帝、就是異教神的神殿，或是商業上、血統上權貴者的豪邸而已。它們從未對布衣百姓的住家提過隻字片語。這種著迷於高貴的建築物和建築的高尚感，且排斥其他類型建築物的心態，在一世代以前也許情有可原，因為當時古建築遺物和遺跡成爲建築師唯一優美的模範（此模範當然方便地幫助了建築師）。但是，在今天歷史形式的模倣開始沒落*，並且當銀行或車站並不需使用石造建築時，這種畫地自限的看法實在顯得荒謬無稽。

* 本書初版 1964 年，這裏所談的歷史形式模仿的沒落，是指當時的風潮。

「被建築史遺忘的建築」這展覽，希望介紹來歷不明的建築物的未知世界，以祈打破我們在建築藝術上偏狹的

- *1 vernacular
- *2 anonymous
- *3 spontaneous
- *4 indigenous
- *5 rural

觀念。由於這些建築物少為人知，我們很難賦予它們一個適當的稱呼。因此，就其個別的情況，姑且稱之為風土的*¹、無名的*²、自發的*³、土著的*⁴、鄉野的*⁵、建築。可惜，由於圖片等各方面資料的缺乏，使我們對於無名建築的整體觀，受到了歪曲。我們對於三萬年前原始畫家的藝術目標和技巧的熟練程度也許非常了解，但是考古學家們只要能碰上三千年前的城鎮遺跡，已算是難能可貴了，更甯提去了解其建築形式了。建築物起源的問題，是一個令人關心的問題，並且與本展覽會的主題具有密切關係，在此先將建築物可能的起源做些敘述（即使是粗略的敘述）。

- *1 Adam
- *2 Cain
- * 見舊約·創世紀四章 17 節

* Ark

- * 譯註：在聖經內大洪水的目的在懲罰墮落的人類。
- * Noah
- * 譯註：Shem為Noah之子
- * 見舊約·創世紀 9章 27 節

在信奉基督教的國家，聖經被認為是一本至高無上的參考書。然而糟糕的是，聖經在建築方面曾明白地提到：亞當*¹的長子該隱*²建了一個城鎮而以他的兒子的名稱 Enoch 命名*。當我們講到此文時，不覺困惑不已。一個家族的城鎮聽起來似乎令人興奮，但却是一件極不合理的事情，而且這種事情確在歷史上從未再度出現過。假如聖經這段話證明了任何事情的話，那就是在短短的一個世代之間，如小鳥般的自由生活著，急速變化至令人厭煩的複雜都市有機體。將 Enoch 城作為一種妄想的懷疑派論者，尤其讀到諾亞方舟*是遵照上帝的指令而建時，會發現諾亞方舟具有重大的意義。諾亞方舟是否應稱之為建築物或船舶工藝並非極重要。諾亞方舟不具龍骨，因為龍骨是後世智慧的發明物。由於船的存在會使大洪水的目的*受挫，因此我們當然可假定船在當時尚未為人所知，當諾亞*登陸於 Ararat 山時已經是 601 歲了。這時他已過壯年之期。他將其餘生投入於栽培葡萄之中，而讓他的兒子們去建造房子。聖經提到 Shem*的小屋（也許是以方舟的木板所湊成*），但是對於建築的式微却隻字不提。

那些不信宗教而寧願將建築物的起源求證於科學的人，必須容忍一些令人難以接受的事實。那就是早在第一個富有冒險心的人類，懂得去彎曲一些樹枝做成滿富漏洞的屋頂之前，許多動物早已是熟練的營建者。海狸並非見到

* Darwin
* orang
* chimpanzee

* The Descent of 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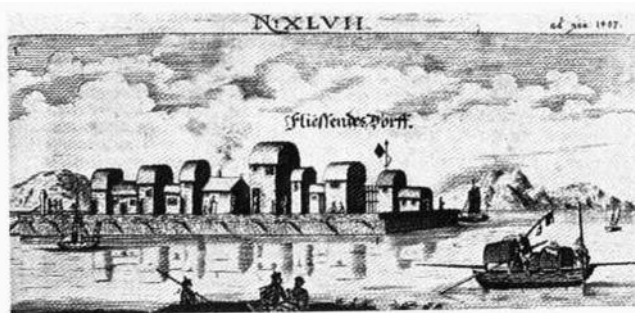
* 註：出版物名

人類建造水壩才學習到攔水為壩的技巧。相反地，也許是人類從海狸那邊學到築壩技巧的。同時，人類蓋房子的最初靈感很可能學自其堂兄弟的類人猿。達爾文^{*}曾觀察到遠東地區島嶼上的長臂猩猩^{*}和非洲的大黑猩猩^{*}都建造睡覺的平台；他說：「兩種猩猩都擁有相同的習慣。也許有人認為這是天性，但我們似乎應認為這是因為牠們都具有相同的需求，和推理能力所造成的結果。」野生的類人猿並不像人類找尋自然洞穴或崖下來居住，却喜歡住於它自己所蓋的涼台架上。達爾文在「人類的家譜^{*}」上寫道：「長臂猩猩在夜間知道用Pondanus樹的葉子來遮蔽身體」；同時Brehm也注意到他所飼養的一隻獬狒，將草製蓆子置於頭上以防日曬，從這些習慣裏，」他推測道：「我們可發現這些人類的遠祖正邁向如“粗陋的建築”^{*}和衣服等一些單純技術的第一步」。當你發現住在郊區的人，躺在他的割草機旁，而把星期六的報紙覆在他的臉上小憩時，你就如同看到建築物誕生的一幕正在重演似地。

早在人類和動物誕生之前，就存在著一些建築物，它們是由太古以來的自然創造力所塑造成形，並經風和雨水



②北美地方的樹上住民。此放逐圖取自1668年Erasmus Francisci的“Lustgarten”。



③漂浮的村落。 取自1668年Erasmus Francisci
的“Lustgarten”。

* 見圖19

不斷地研磨成優美的建築物*。尤其是自然的洞窟對我們獨具魅力。洞窟曾是人類最早的藏身處，也許又是人類最後的避難所。無論如何，這些洞窟經過人們長遠的考慮之後，已經選來當作貯藏政府和商業文件等寶貴物件之處。當然，本展覽並非想對沒有系譜的建築做成一個簡史，亦非想對它做一項粗略的分類。本展覽只想幫助大家從辦公和商業建築的狹隘世界裏掙脫出來。

* 這裏所謂的異國單
指外國而已。

在西歐世界裏，雖然異國的藝術早已受到評價（無不用心良苦地稱之為“原始的”），但是異國的建築物*却連一點反響也沒有，它們仍然只在地理學和文化人類學雜誌中被提及而已。確實除了少數地區的調查和散亂的記錄之外，有關異國建築的文章蕩然無存。到了最近，由於旅行的技術轉向產業化，“風景明信片般的城鎮”和“童話世界”的“通俗”建築物顯然產生相當大的吸引力。然而我們對這些異國建築的態度還是有明顯的屈辱之感。

* communal enterprise

本展覽中的照片的確充滿了許多美麗的東西，但是想在此再度強調的是：本展覽既非一些奇怪東西的範本，亦非旅行指南，而是一本作為探索建築偏見的入門之作。把未開發國家的建築物中之沈著氣氛，拿來和工業化國家建築的弊病相比的話，顯然是一種挑戰（即使是暗示性的挑戰）。正統建築史所強調的是建築師個人的作品，而本展覽的重點則在社會共同的事業*。Pietro Belluschi將社會公共建築定義為：「非由少數知識份子或專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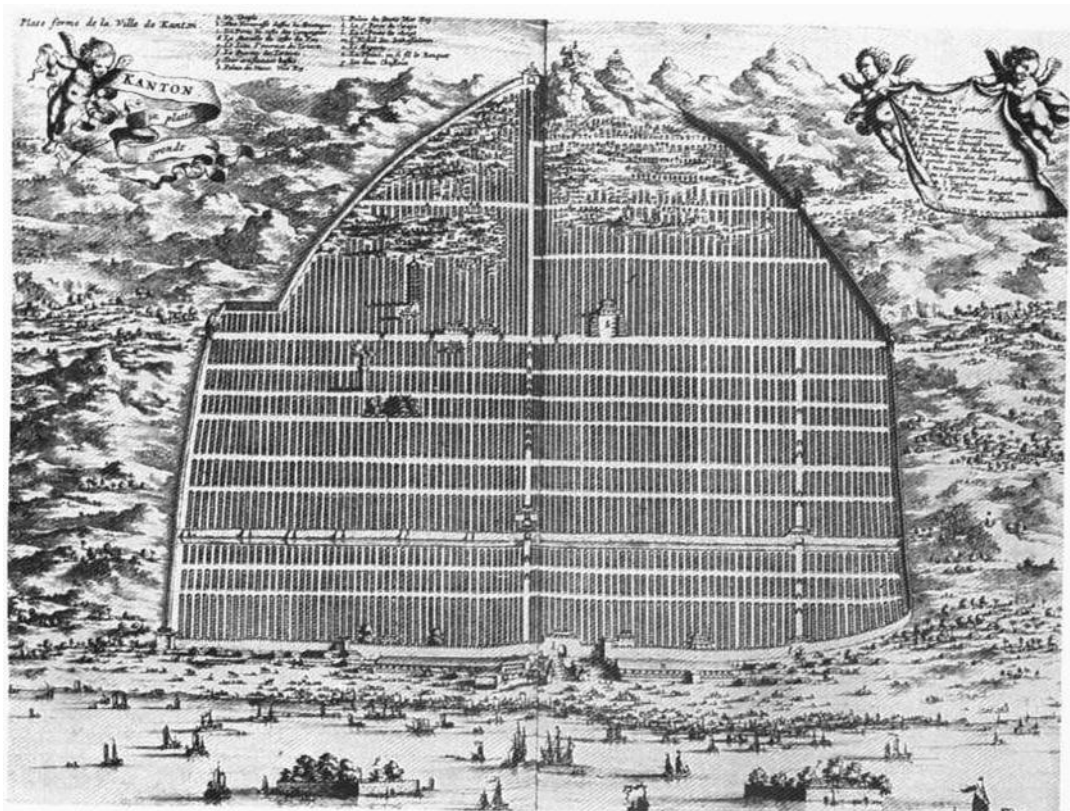
是由一群擁有共同文化遺產和社會經驗的民族，以自然而持續的活動所產生的社會共同作品。」也許有人認為這種作品無法存在於現實文明中，但從這種社會共同建築中獲得的教訓，並非對我們毫無益處。

在建築淪為專家的藝術之前，從建築上可學到許多東西。那些未受過訓練的營建者（即本展覽會的主角），在各種時空裏顯出了極大的才能，使建築物配合其自然環境。他們不像我們想要“征服”自然，他們樂於接受氣候的變化和地形怪異的挑戰。我們最喜歡平坦而無特徵的土地（許多土地上的凹凸簡單地以壓土機來解決），但較有涵養的人士却偏好高低不平的地貌。實際上，他們更積極地找尋景觀中最複雜的形態。其中有一些樂觀進取的人們選擇真的藏身之巢，做為建築基地而聞名遐邇。像 Machu Picchu、Monte Alban 等，Athos 山區中的修道士之國的崖石稜堡就是其中的例子。

* urbanity

人類將建築物建在難於接近之處的原因，除了希望獲得安全之外，更希望使其社會有個界限。在古老的世界裏，許多城鎮還被護城河、礮湖、垣堤或城牆等早已喪失其防衛機能的東西緊緊地包圍著。雖然這些城牆不足以造成入侵者的障礙，但却有阻止都市不適當的擴張之功用。都市風格* 這句話本身就與此相關，拉丁字中的 *urbs* 即意味著設有圍牆的城鎮。因此，假如視城鎮為一件藝術品的話，它就必須像畫、書或樂曲一般設有界限。由於我們不了解都市學領域中這種連帶關係，我們才會讓建築不停地增殖，而落到疲於奔命的地步。我們的城鎮以一種徒勞無功的氣氛毫無限制地成長，就像一種無藥可救的建築濕疹般地擴展。我們對古文明民族的義務與好處一無所知，將混亂和醜陋默認為我們的宿命。因此，我們對於危害居住生活上的一切不安，變得只會發出漫無目標的軟弱抗議，來緩和氣氛且敷衍了事而已。

我們所面臨的最大難題之一是，人們易將建築師（或各方面問題的專家）誤認為是對生活問題有特殊透視力的人，而事實上他們大都只關心賺錢和名聲而已。此外的難



④

④中國廣東的城鎮平面。 取自 1665 年 L'Ambassade de la Compagnie Orientale。

* 譯註：指美國

題是，在國內 * 居住的技藝既不被納入教育中，也不被獎勵。我們將居住的技藝視為是一種滿足無止境慾望的東西，而從不察覺居住的本質是節儉、清潔，而且也是對創造力，甚至上帝造化的一種普遍的敬意。

目前情況的產生，不少是由於歷史學家的執著所造成。他們一直強調建築家和業主所扮演的部份，而忽視了無名工匠的才能和成就。然而，這些無名工匠的觀念有時更近理想，他們的審美更臻於崇高的境界。這類無名的建築物長久以來都被漠視為偶然性的產物，但在今天從解決實際問題的觀點來看，這種建築實堪稱為錦囊妙計。有時相傳百代的住家形式 *，似乎像他們所使用的器具一樣，永遠合乎使用者的要求。其中最足以喚起我們感動的是這種建築物所具有的人情味。譬如我們會把道路設在沙漠之上

* 圖 146

* arcade

* 譯註：指美國

* forum

* 譯註：義大利北方
都市

* portici

* 譯註：即西班牙半
島

* quasisacral

* High Vernacular

* wind screen

* dovecot

* vital fertilizer
plant

* "contemptuous of
ideas but amorous
of devices"

，而絕不會鋪設在綠洲之內。在道路交通尚未惡化到需以高速公路或停車場來解決的國家裏，有許多裝置可使街道適合於人性。例如：棚架和布幕（既跨於街道的遮陽布幕）、篷帳式構造物或永久性屋頂。這些東西都具有東方特徵，或是具有像西班牙等富有東方傳統的國家之特徵。街道上最精緻的覆蓋物形式是騎樓*，它同時也是市民連帶感（或許可說是博愛感）的具體表現。雖然這種街道在本地*不為人知且不受評價，但是它那富有神秘魅力的裝置，除了提供遮風擋雨的被覆和保護行人免受交通危險之外，還具有許多機能。這種騎樓不只賦予街道景觀統一的感觉，同時扮演了古代廣場*的角色。騎樓之所以遍及歐洲、北非和亞洲，是由於它被納入“正式的”建築物中所致。像在Bologna*的街道之例子中，就具有長達20英哩左右的柱廊*。

另一種異國形式的社會共同形風土建築，是儲存食物的倉庫。在一些將食物視為神授禮物，而非產業製品的社會裏，穀倉建築是神聖的，對於不熟悉當地情況的人而言，這些穀倉看來就像宗教性的建築物一般。無論在伊比利半島*，蘇丹或日本，儲存食物的倉庫雖小，但却具紀念性。從它那優良造形上的純粹性，以及珍貴的收藏物來看，我們可稱之為擬聖堂形式*。

除了高度風土性建築*（即中歐、地中海、南亞、東亞之精緻而少數的建築）和原始建築之外，本展覽尚包括挖掘式和雕琢式的建築物，譬如那些由岩磐雕琢並挖空出來的穴居住家和獨立形建築即為其例。本展覽也包括一些以風屏*（此風屏有時極具規模）為特徵的雛形建築物。在日本，這種風屏有時遮護了住家、村落甚至整個城鎮。本展覽也涉及游牧民的建築，可搬動的住家、附有輪子的住家、附在雪橇上的房子、舟上住家和篷帳形住家；此外，也包括如水平和垂直形的水車、磨坊和鴿舍*、自然肥料儲存倉*等原始工業形建築物。一向“輕蔑觀念而崇尚技巧”*的我們，看到這些建築物，也許喜歡他們的機能性會勝於它們的美學性吧！